



邱赛赛 摄

## 炎夏难耐 来盞张记仙草冻

□陈金裕

暑气如蒸笼，天地间闷热无风。柏油路被烈日炙烤得滋滋作响，蒸腾起白茫茫的烟。若见巷口冷饮铺前人声鼎沸，那必是张记仙草冻的所在。人未近前，一股微苦而清冽的药香，便自幽深巷弄漾出，牵引着行人鼻息。这香气，仿佛象山定塘镇上红庙这条百年古街悄然流淌的清凉暗脉。

这盞乌亮晶莹的仙草冻，精髓全在一个“熬”字。必取台州黄岩仙鹤草为材，方得地道真味。古法严谨：头天日落，干草浸入清冽净水；次日晨起，入深锅文火慢煨。唯经十个时辰的细熬慢炖，仙草的精魂才悉数化入稠黑透亮、胶质丰盈的汁液。待火候臻至，盛出汁液复煮，徐徐加入过筛番薯粉水调和。刹那间，乌汁凝结，化作一方方柔嫩滑弹、乌亮如墨玉的凝冻，暗蕴草木清气，盛出冷却成形。

这独门古法，张家三代人守了半世春秋。如今掌灶守时的，正是邱赛赛。灶膛火苗温柔舔舐锅底，熬的是草木菁华，亦是绵长时光，最终凝成第七批象山非遗名录里沉甸甸的文字。

知晓了繁复制法，便懂滋味非凭空而来。仙鹤草禀性清凉，可解毒凉血。经此熬炼点化，神奇地由药入饌，化作舌尖清泉。薯粉一点，成就这乌亮柔嫩、暗藏玄机的冻块。初尝微苦，细品回甘，如人生况味。它悄然融入大唐人的生活肌理，成为祛暑时节心头微苦却熨帖的清凉慰藉。

张记铺子安稳地落在红庙街上，浸润着两百余年镇潮庙的烟火与人情。溯其源流，初代掌舵人是曹家女美蓉。年少辍学，便随父曹必正挑担走村串巷，寒暑无歇，叫卖亲手熬制的仙草冻。清亮吆喝曾响彻乡间。嫁入张家后，这

流动的清凉终在红庙街扎根。“张记”名号如古街老藤，栉风沐雨五六十年未摇动。如今灶火传至第三代张柯手中，当家主妇是其妻邱赛赛。她幼时或许也看过这灶火？丈夫张柯少时放学便爱蜷在灶下添柴，痴看锅中稠黑胶汁翻滚，仿佛凝视热气腾腾的家史。如今，他已将灶前火候、点化玄机与守业之心，细细传予下一代。炉火不熄，光阴因邱赛赛与张柯夫妇的接力而绵延。

捧盞细品，方知仙草冻的动人之处。新摘本地西瓜劈开，挖出红瓤，淋上浓稠高湾枇杷蜜，浇上刚凝好、犹带深井凉气的仙草冻。鲜红瓜瓤与乌亮冻块相逢交融，舌尖顿感奇妙苦甜交织。枇杷蜜的清冽甘甜中和草本微苦，西瓜汁水温柔托起，在口中化开一片甜苦凉润的平衡。瞬间涤荡燥热，生出夏日清朗欢喜。这盞中乾坤，熬煮五十余载春秋，已超越瓜果清甜与草本微苦，是岁月在舌尖漾开的涟漪，是时光窖藏的清凉，更是大唐人对酷暑最踏实本真的抚慰。

捧定这盞清凉，苦夏便不再漫长难熬。清甜柔滑的冻子滑入喉中，凉意如溪弥漫周身，神气为之一清。恍然忆起诗人瓦尔泽：“瓜果甜蜜清爽，冰块叮当摇晃，日子发出愉快的声响。”这微苦回甘的乌冻，竟如钥匙，旋开了日子深处潺潺流淌的欢歌。而这钥匙的保管者之一，便是药香深处笑盈盈递盞的邱赛赛。

此物生于慢火细熬的恒心，长于代际相传的守望，终于唇齿间绽放的清凉。它诉说着生活的真谛：人间至味，需时间伏脉万里，需人心耐住寂寞，在静默中沉淀光华，而一种活着的清凉，亦能由苦入甘，如静水深流，滋养着喧嚣不息的人间岁月。

## 鸣蝉声中且读诗

□清宸

骄阳似火，蝉声四起。转眼又快到了一年中名不虚传的最热节气——“大暑”。古书上说：“大者，乃炎热之极也。”

庄子在他的《逍遥游》中曾描绘过一位非常抗热的姑射仙子，“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”，被誉为掌雪之神，其能吸风饮露，还能“乘云气，御飞龙，游乎四海之外”，即使金石都要融化了，山河土地都要烧焦了，他也不会觉得热。当然，人家是神仙，我们常人，一旦进入三伏天，就得过“苦夏”了。

夏天，昼长夜短，太阳本就来得早，凌晨时分便赫然高悬于天际，且威势猛烈，阳光所到之处，热浪灼人。你出门办事，要是在大日头底下走，条件反射般会三步并做两步……

当然，大暑时节也会下雨。常是雷阵雨，势头猛，雨滴强，大都不会多作停留，总是像赶场子似的倏忽而过。待得雨霁天晴，空气中的闷热往往仍未散去。

大暑正值“中伏”。民谚说“冷在三九，热在中伏”，这是寒暑的两个极端。笔者有时候也“为古人担忧”，想着彼时没冰箱、没空调，这酷暑难耐的日子，我们的先辈究竟是怎么过的？我终在一些诗作中寻到了些许答案。

宋代诗人曾几就曾写过一首名为《大暑》的作品：“赤日几时过，清风无处寻。经书聊枕籍，瓜李漫浮沉。兰若静复静，茅茨深又深。炎蒸乃如许，那更惜分阴。”此诗不见得有多么出名，但作者却把南方三伏天的炎热情状描述得淋漓尽致，入木三分。一般来说，唐诗重意，宋词重理。后者以物见理，言尽句中，且诗派繁多。什么理学派、江西派、永嘉派不一而足。从曾几存世的那些诗作来看，他基本可被划归为“江西派”，也即宋人黄庭坚所开创的那个动辄频繁使用典故，酷爱吊书袋的诗歌流派。难得这首《大暑》写得清浅简明，没有任何晦涩难懂的地方，笔下有凉意，有静气。

根据诗中所云，曾几像是在自家庭院里铺开了一领凉席，然

后从屋子里抱出一捆书来，当枕头。稍事歇息后，他开始将地里摘的瓜，树上采的李，都放进竹篮，然后用绳子把这些“沉瓜浮李”吊入水井中冰了一冰。隔半个时辰后再取出来品尝，颇觉凉甜可口。如此生活，甚为惬意啊，所谓“心静自然凉”，还是很有道理的！

大暑炎蒸，世所共感。但这个时节也会有片刻的安宁和舒适，以及不少难得的夏日景致。周邦彦的一首《苏幕遮》，仅“燎沉香，消溽暑”六字就显出作品的无比精妙来。它们声韵相叠，言简意赅，仿佛凉风起于青萍之末，飒然有声。唐代高骈也写过《山亭夏日》一诗：“绿树阴浓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，水晶帘动微风起，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诗中每一句都未离开夏日景物，但每一句写的都是浮生清欢。其实类似的诗，笔者以为最上乘的当属王维的《竹里馆》：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。”诗太美了，竹林深远，明月相照，心意潺潺，尽付于抒怀之声。然而这种雅人高趣，我们芸芸俗子，硬学是学不来的。

北宋秦观的《纳凉》也写得有声有色，有情有韵：“携杖来追柳外凉，画桥南畔倚胡床，月明船笛参差起，风定池莲自在香。”古诗词里总可见到不少清凉消暑的字、词，让我们在阅读之后，可见景生情，触景生凉，让我们相信那些诗句中描摹的岁月是那样温润美好，清幽淡然，凭借着我们内心的宁静大抵也能稍稍驱散那遍天遍地的暑气。同时，我们还会发现，在这看似凌乱的世俗烟火中，古人有一点确实很厉害，他们的心很“大”，所以会放眼去关注清风明月、落日黄花这些看似无情却有情的风物。倒是我们这些日日夜夜被现代文明裹挟甚紧的现代人，只晓得身外炙烤着炎热，内心焦灼于俗务，而淡忘了或者说丢弃了古人最珍惜的那些自然之物。

还是读一些古诗吧，让最美的文学古韵赐予自己明目静心，舒展清凉……



AI生成图